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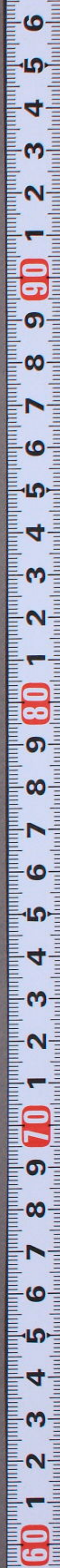


直菴集  
九

行狀

義十

~ 16  
1009  
9







直菴集卷之十八

行狀

厚齋金先生行狀

先生姓金氏諱榦字直卿學者稱為厚齋先生其先  
 清風人有諱大猷高麗侍中寔為鼻祖自是搢紳相  
 承至 本朝有諱灌戶曹叅議 贈左贊成諱義之  
 漢城府尹諱理府使諱克誠郡守諱友曾 中廟朝  
 靖國功臣官定州牧使 贈兵曹判書清平君高祖  
 諱繼有至行早卒後 贈執義語在玄石先生碣銘  
 曾祖諱忠伯純孝出天至感異類 贈戶曹叅議語



在允菴先生碣銘祖諱益新忠佐衛副司果 贈吏  
曹叅判考諱洙曲獄署叅奉 贈吏曹判書妣完山  
李氏 贈貞夫人坡原都正應福之女本生考諱濤  
隱德不仕號觀性齋判書公之弟也妣西原韓氏  
宣廟朝忠臣 贈判書楮孫 贈承旨曇女也先生  
以 崇禎十九年丙戌八月二十日寅時降于廣州  
王倫洞沙川墓下舊第判書公無嗣以母夫人命取  
而子之先生生而端秀莊重大異凡兒雙眸炯然精  
采射人聲音洪亮舉止岐嶷學語便知愛親敬長見  
長者讀書終日不離側族祖沙川先生克亨竒愛之

曰此兒必以文學大吾宗五歲始受千字文於觀性  
公逐字問義至資父事君字先生指曰父字之義父  
親是也第未知君是誰也觀性公曰父生我者也君  
食我者也汝雖食於家其實君食也君父恩義之重  
一也先生竦然曰然則君之面可得見乎觀性公曰  
多讀書而年長則可見君矣先生遂終日孳孳讀不  
撤聲族叔同樞公混先生之同年也來請同遊先生  
謝曰吾欲讀書以見吾君何暇與君遊也族叔監司  
公澄聞而大竒之六歲遭祖妣金夫人喪先生哀慼  
如成人襲歛時欲入哭臨長老止之先生哀呼曰安



有孫而不得見祖母送終之際邢沙川公哀且竒之  
抱立使遙見之是時屢朔患疝閱歲而猶未快痊先  
生以久廢讀書懇乞受學觀性公授十九史略課讀  
甚勤文理日就戚叔尹尚書絳以孔子習禮大樹下  
爲題命作之先生卽作數句曰升降之時兮曾參之  
袂端肅揖讓之際兮顏淵之帶高拱吾未知當此之  
時孔子亦與羣弟子同爲升降邪揖讓邪抑端坐而  
受其拜邪尹公大加稱賞十一歲戚叔尹叅議衡覺  
因事歷入觀性公適出他先生與弟執義公裁延入  
接待言辭端詳禮貌雍容尹公竒之仍問汝讀何書

先生曰小學尹公曰汝能行小學之道乎先生曰雖  
甚不敏乃所願則終身服膺也仍問曰小學中年長  
以倍則父事之一句何謂也尹公曰此何難知凡年  
倍於我則當以父行事之先生曰然則五歲兒於十  
歲三歲兒於六歲皆將父事之乎尹公初則平坐兒  
視至是斂容危坐曰願聞汝意先生曰以愚意言之  
必以十五歲二十歲爲限然後可以無疑此乃所以  
倍之也尹公驚歎仍執手勉之曰前頭不可量也後  
逢觀性公曰君家兩兒命世才也朴尚義之言將必  
驗矣蓋前此尚義以臺史每過先生先墓後光教山



必下馬拜曰此山端重厚德必有大賢生其下云故  
尹公之言如此嘗有一戚兄家久患鬼魅得先生臨  
宿一夜而其患遂絕聞者異其精魄有大過人者焉  
十六丁李夫人憂哀毀逾制水漿不入口韓夫人憫  
其生疾具送薑桂之味則輒受而不食終三年蔬食  
以此胃氣受傷近食輒吐仍歲患瘡危而僅蘓自是  
羸瘠特甚十九中都會初試二十三連中司馬及增  
別初試一等終不利南省遂欲謝棄舉業專意爲己  
之學而判書公以門戶計勸勉不已故每當科場黽  
勉往赴先生蓋知道備於吾性而其說具於方冊心

誠求之無不得之理故日取詩書語孟循序講讀至  
於學庸讀數幾至萬遍字求其訓句探其旨深思自  
得不明不措以爲真知允蹈之地嘗家居讀書夜聞  
杜鵑聲徹曉不停仍自奮曰禽鳥之無知而天機所  
動勤苦如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遂對卷兀兀通宵  
不寐每歲携經山寺一坐累月不知時日之久近去  
時春農方作來時禾稼連黃當夏羣曾散出只  
留飢衲數人以守之進飯時鱗虱或雜焉冬則畫飯  
爲二敲冰取水以充長夜之供人不堪其苦先生處  
之晏如也間寓深谷書院讀太極圖一篇而旁參註



疏力探玄微沉潛反覆殆忘寢食首尾九十日如一  
不怠心專意注况有省悟洞見衆妙昭徹大原凡八  
耳觸目者無非太極而至於木葉川流對之皆見其  
爲太極圈子森列眼底其工夫刻勵不讓於百源整  
襟西山啖菘矣見諸進修者動稽古訓冠服威儀罔  
或愆度靜存動省交致其功事親至孝色養無違侍  
寢於親所房埃若冷則必起而躬烘之親之坐卧處  
不敢坐卧上下馬處不敢上下馬雖雨後泥甚不敢  
着親之木屐隆冬雪夜不敢溺于卧内判書公嘗有  
所愛馬先生必手自給芻纖毫必慎靡不曲盡隣居

伯姊事之如慈夫人每晨謁祠堂訖卽往拜之不以  
風雨寒暑有所廢或逢新味異品伯姊未及嘗不敢  
先嘗衣服飲食必周而繼之不使匱乏如有所求竭  
力承奉惟恐不及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  
衆事自理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謹飭賓  
祭租賦必爲隣里先環堵蕭然而俗累澹如圖書一  
室俯讀仰思塵瑣之務不以經其心求覓之言未嘗  
出諸口族媼故舊情好篤摯年長者事之以禮幼者  
賤者接之各以其道貧不能婚嫁葬埋者致物以助  
賻之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行誼篤實無遜於司



馬居家鄭氏義門矣戊申冬同春堂宋先生浚吉歷  
宿監司公之第先生修刺往拜及辭退春翁謂監司  
公曰彼少年從師學問幾年矣監司公曰此姪以老  
親在堂專意科工未嘗從師爲學春翁曰君雖不知  
彼則煞用工夫者也己酉冬尤菴宋先生時烈留疏  
歸暫住東湖先生徒步往拜時達官及士友填堂滿  
廳殆無容足之地先生僅納拜於末席問疑義數條  
仍論太極圖說剖析微奧發前未發動止從容音韻  
洪暢尤翁大驚且喜講論質難之際不覺膝前自奧  
至闕幾乎接膝亶亶討論以至終夕日數十年來未

覩如此學識未聞如此議論今幸親見殊爲爽快及  
辭退尤翁離席答拜依然有河南目送龜山之意厥  
後每逢士友輒問曰君識金直卿乎如曰未也則尤  
翁曰君何固陋之甚直卿乃今世大儒也須往訪問  
學云壬子四月先生與執義公往拜玄石朴先生世  
米于白川仍留讀近思錄朱子書節要先生食淡攻  
苦篤志力學講論質正見解超詣及退私次危坐一  
室肩背竦直未嘗少歇如四勿三省九容五事無不  
體貼實用其力玄翁遂以呂與叔緱氏氣像獎許每  
以平日疑晦講確於先輩及朋友而未決者詢於先



直齋集 卷十八  
生先生折衷羣言辨哲以對玄翁大加稱賞嘗曰直  
卿乃吾畏友非學於吾者也時先生族弟儉齋公榘  
任司諫元考鄭正卽尚樸平山人沈倪李熙采皆來  
學於玄翁玄翁每謂曰道之大原直卿實洞見且其  
剖精析微使人曉然吾所不及君輩如有所疑須就  
正于直卿云時執義公有詩先生和之曰欲歸故國  
妨爲業久住他鄉奈戀親二者實關方寸上客中辛  
苦豈移人其勵志如此五月先生辭歸玄翁同出舟  
次晤語良久悉以平日所得者告之其期許勸勉之  
意溢於辭表癸丑九月元翁以閔禮事上疏住東郊

先生與執義公又徒步往拜講理氣先後知禮成性  
之說及五行相生先後之序明通公溥之說及家禮  
疑義元翁請其更於中半山寺相會做數日講論而  
又出襴衫示之曰此乃朱子燕居服也遺制新自中  
國來君必未見其制度故相示云甲寅七月又拜元  
翁於水原萬義留數日商確疑義八月 顯廟禮陟  
肅廟新服元翁以 陵誌製述事八城先生從行  
宿龍仁邑倅具一行夕飯先生獨不肯食元翁問何  
故不食先生曰與本倅素昧無食其食之義故不食  
也元翁却食曰吾亦素昧且此私行見君之不食吾



亦無可食之義先生凡於義理纖毫必慎皆如是先  
是尹鐫有盛名沙川公與之親厚故鐫每歷宿必要  
先生討論經義先生嘗疑其誇誕無檢束及己亥邦  
禮以後鐫著禪經說以允翁爲卑主貳宗語意凶慘  
又以閔慎代服爲亂倫先生始知其心術檢毒後因  
其來而責之曰此皆朱子定論而公執褊見倡危言  
欲嫁士林之禍何邪鐫怒曰君以吾爲不及朱子邪  
朱子之論本自不是今吾所論功不在禹下先生大  
駭遂絕之後遭大故鐫致賻儀先生對其人焚之後  
鐫以交結逆宗謀危 宗社被誅允翁之北謫也禍

色滔天館學儒生京外多士皆噤不敢出一言先生  
與李知縣必益首上疏伸辨文出先生手 上初命  
盡竄全疏先生治任將發因時相陳白只遣李公先  
生以所治行具盡給李公仍與士友相議聚穀以贍  
其家丁巳先生內兄李進士永敷欲伸揀允翁請疏  
於先生先生草副之金清城錫胄見之大加稱服曰  
此南雲路以上手段也戊午五月尹樞等七百多士  
疏也尹進士以健屬先生草疏袖往疏廳時李洗馬  
禫亦持一草來將欲正寫尹出袖中草示之任叅判  
弘望趙佐卽根皆大驚歎遂寫呈之趙曰栗谷以後



直齋集 卷一八  
得疏章之體者只見此文文章之外義理見識極爲明透近年以來所無之文字也先生讀大學時有明德說蓋以明德爲心性情之摠稱玄翁初不以爲然其後謂先生曰明德說當以君言爲定向來吾見未逮今則舍以從之云允翁之在荐棘也先生專書候問且呈明德說及禮疑允翁復書曰竊觀所論不流於偏頗詖僻不落於恍惚虛無又不類近日驚天動地輕視先儒睚眦恣肆隨意義起之說而從容於程朱之緒餘故其說愈卑而愈密其義逾淺而逾切及見爲學之方說及太極圖解說曰所論精深明白實

非愚昧所可窺測三復玩味繼之以歎息也吾人見解已到此地位前頭所到其可量乎自此而復加涵養之功使之理日益明存日益固踐履日益高擴充日益遠則朱夫子所以啓發微言以惠後學之意庶可不負矣天相斯文吾道東矣世道幸甚朋友幸甚是年秋判書公患痢兼有吐血症涉冬沉痾先生左右扶將頃刻不離側藥餌飲啖之節便旋轉側之際必躬親護持一不使人代之爲房堞冷煖之難適也必秤柴而手藝之糜粥之進也必伏而計匙一匙之加則喜動於色減則憂形於面及委頓之久病懷悶



壽則輪其床而轉之使周旋於軒房漸綴之極不耐  
衾重則繩其被而懸之使稍舉而不壓以至禱天嘗  
糞靡不用極己未二月判書公竟不起疾臨終執先  
生手曰爾恩吾無以報也先生閱歲侍湯晝夜煎泣  
真元大脫及遭巨創水漿不入口絕而復甦寢苦屢  
日哭不絕聲終不易處以致外風乘虛纔經成服猝  
患歷節風渾身骨節浮高刺痛症極危重舉家遑遑  
待變先生受判書公謂曰有醫崔昌漢者迎此人治  
之則可愈執義公入京遍求而京城內外元無此名  
人爲醫者不得已空還偶過青坡趙知縣邦徵家語

及之趙驚曰此乃江華人或來吾家而略知針法豈  
此人邪卽探問其素所寄寓處則適於昨夕來矣遂  
邀見率來試針數穴痛勢太半減歇連下七日諸症  
十去八九人皆驚歎以爲孝感所致辛酉服闋往拜  
尤翁於黃澗冷泉留數十日而歸時有尹拯背師之  
變拯卽尤翁門人也嘗以尤翁所撰其父碣文之不  
滿意懇對譏切至斥其心術至是與少輩合勢攻尤  
翁甚力先生以爲彼出入尤門四十餘年當已交邦  
禮以尤翁命代草收議其情義如何而今乃爲此倒  
戈殊甚無狀稟於師門欲絕不見玄翁曰君與尹面



直齋集 卷一  
熟而且異於允翁門人不相見過矣至於講論義理則不可其後先生宰湖邑也拯爲大官因公事屢見而不但熟知其所存空虛且遵師旨終不與之講討焉拙修趙公聖期慕嚮先生因閔知縣以升致願見之意先生曰彼欲見我何不來訪閔公曰彼抱病杜門未嘗尋訪只以意向致人故林德涵金仲和亦樂與從遊而不嫌之兄往無妨也先生曰不然德涵仲和俱是時彥名流其從遊不害爲下士之美吾與成卿同是歲修之士吾固前此偶然往見則好矣如聞彼之意嚮而去則無乃太自輕而勞於恭乎趙公聞

之悔其失言云癸亥允翁會玄翁于高陽香洞議太祖追上謚號事不合允翁之孫疇錫記其問答之事而多失實輾轉傳播謗議頗行先生見宋公責其記事之不善宋公引服至以書謝于玄翁後允翁貽書玄翁有尊兄一從門人之論之語玄翁出示其書於先生先生曰此老所謂門人指誰也玄翁笑曰似指君輩也蓋於追謚一事先生之見與師門合故也戊辰五月玄翁以冢宰赴 召欲以袖劄論事專書請先生校勘次第而其中正家之道親親之義語犯時諱子弟頗以爲難而欲刪之先生與儉齋公力贊



之玄翁遂於入對時親呈 上震怒旋下嚴教領相  
南九萬右相呂聖齊請對論掾至被荐棘之律玄翁  
狼狽出城先生進拜於江上曰先生此行雖不免狼  
狽所進袖劄足以俟百世不惑質前聖無疑小子回  
慰作賀願先生勿以此少有自沮之心玄翁欣然笑  
曰君言是也雖坐此以死吾無憾矣自是年冬觀性  
公宿患危重貼席不能起者殆過暮年凡藥餌食物  
非先生所進輒不近口故先生躬自扶將晝夜焦遑  
使執義公邀醫待客而自守病側足不踰閫師門有  
欲議事屢書招邀而不得暫往已巳鐫黨復用事

坤殿出宮栗牛兩贖黜享文廟尤翁荐棘濟州六月  
受後命于井邑先生爲位望哭仍行素帶三月之制  
而以湯憂轉劇頃刻難違終不得一哭于萬義墓下  
以伸至意爲終身恨焉未幾丁觀性公憂於庚午哀  
戚之節葬祭之禮一如前喪而饋奠之暇日討經籍  
及禮書以爲體行之地玄翁數以經禮疑義往復商  
難親友有疑者皆稟于先生而行之壬申六月未及  
闋服而又遭長子喪喪慘相因疾病侵尋玄翁憂其  
因喪戚悲哀而或有懈於斯學致書勉之曰世衰道  
微斯學之不絕如綫如吾直卿者勤篤之工探賸之



直齋集卷十八  
精庶幾任異日不貲之責而今因憂戚或有一毫少懈則烏在平日倚恃之望云自 仁顯王后廢處之後先生常自痛悒六載居外居處衣服減損常時蹤跡一不出門外中罹巨創又見慘戚而窮理修身之工益加慥慥閉戶著書潛心玩繹已精益精已密益密蓋有欲罷不能之意彙錄禮經所得新義往復於師門且輯成尤翁語錄以寓景慕之意遠近來學者漸衆甲戌正月玄翁有重病專人寄書要其急來收拾書籍其書一用朱子臨終告訣黃勉齋辭語托重倚望如此四月 天心大悟 坤殿復位玄翁首膺

爰立謂先生曰國有大慶如吾空踈首被登庸今日之事何以則可以上當 天意下服人心而得義理之衷耶且出示領相南九萬疏有臣既以復位爲慶又以降號爲感之語先生曰方今天地重新日月復明 上心悔悟善端藹然跛躄歡欣四方想望此故更新庶故措世太平之一大機會也庚申之南人猶可參用己巳之南人罪不可貫懲討之典不容少緩而九萬以首相陰爲後日之計疏語之悖理無狀如此不可不明論顯斥以扶倫常且敦府會議之諸宰動於九萬之邪論使莫重復位之慶不免遷就屢旨



直齋集 卷十八  
此又不可不論罪且曰此係世道污隆賢邪消長之  
幾願先生勿撓於高門諸議蓋玄翁族姪秦尚秦淳  
輩皆主九萬之論故也玄翁笑曰義理極爲明正令  
人膏中豁然第說時易做時難君處局外觀之吾在  
局內當之異日事爲之一一允合何可必也其後玄  
翁入朝力主懲討大明義理䟽劄建白之際多采先  
生之議焉是年十二月先生除典設司別檢稟於師  
門辭不就以北使將到厥有責應故也乙亥二月玄  
翁疾革於坡州廣灘臨終問先生來到者三先生初  
聞疾急治任往赴中路承訃奔哭成服而歸四月又

會葬卒哭後乃歸心喪三年十二月又哭次子慘戚  
相仍疾病乘之而先生愈自奮勵期不負師門付托  
之重丙子十月除 世子侍講院諮議自甲戌玄翁  
當朝每於先生之言十從八九秦淳輩甚忌之常語  
先生曰吾叔父本是以論領袖今忽爲峻老門人中  
誰執其咎先生正色曰師門平日惟義理是衷何嘗  
有彼此之偏耶且公過矣以師門一家子姪不能贊  
大中至正之道而反以黨論題目加於長者何耶秦  
淳怒目而去至是嗾臺官柳重茂以未允物議爲言  
吏曹叅判李公徵明上䟽盛稱先生學問操履而斥



重茂妄言先生疏辭得遞丁丑正月再除諮議辭不  
許十二月陞授宗簿寺主簿戊寅六月丁韓夫人憂  
先生衰年居憂氣力綿綴而執禮如一哀隕動人雖  
家人至親終不敢以董桂之滋奉勸焉蓋其前後在  
疚一以甚戚聞聖門損柴無以過之先生於祭奠之  
暇孰讀儀禮禮記以禮記篇章散出難於考見遂以  
類彙分編爲一帙名曰禮記類輯以便省覽又爲自  
警銘座右箴以觀省焉先是玄翁易簣後行狀年譜  
語錄之役同門及本家子弟皆推歸於先生先生蒐  
求其平日言行德業輯成年譜二卷行狀語錄各一

卷而於採世道詔後學處尤致意焉先生儉於書冊  
多從人借得手自謄者而寫字甚敬筆畫楷正莊勁  
若繩貫珠絕無忙急橫斜之勢出草已稿多至百餘  
卷酬人書牘日不知其數而類皆端謹不放首尾如  
一程子所謂非要字好只此是學者真見其然矣庚  
辰服闋九月除青陽縣監以祿不及養辭遞玄翁季  
胤泰晦坐科獄編配耽羅同門諸人皆棄不問先生  
抵書諸人言其太過以爲雖其獲罪 朝家不齒士  
林而師門之子不可輕絕其入島也獨屢書存訊不  
廢故舊之誼辛巳八月除禮山縣監力辭如前我祖



直齋書目卷之八  
考文莊公時在政府 筵白催赴少試絃誦之治遂  
黽勉赴任至則爲文告諭治內儒生以孝悌忠信勤  
學力行諭鄉所面任下吏以奉公恪勤當事勿欺懇  
懇再三出於至誠故士皆相勸吏不忍欺又於簿牒  
之暇與境內士子趁日講學夜分乃罷湖中章甫聞  
風負笈者數十餘人又訪古之鄉先生有名德者立  
祠而妥侑之以爲瞻仰興起之地人皆拭目焉壬午  
七月棄歸闔境士民遮道攀轅涕泣願留俾不得行  
乃於夜深後開後門潛行而歸禮人如失父母立去  
思石至今追思歌之初之官時與夫人約曰吾之麤

布衣君之短布裳到官後如或改造則非吾意也夫  
人曰惟命及歸布袍布裳皆盡弊矣乙酉從學諸人  
及近處多士立雲溪書堂於先生所居之側先生爲  
修學規三十餘條揭示壁上使來學者倣而行之於  
是京外有志之士聞風紛集房舍至不能容其接後  
學答問訓迪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  
要以克己省身爲主焉時遂菴權公尚夏以五常之  
性謂只賦於人而物則無之又謂未發前亦有爲惡  
種子農巖金公昌協以知覺謂專一心之用而無管  
於智後生入其說者衆先生著說辨論明其不然識



直者集卷十八  
者多從之戊子閏三月除宗親府典簿先生以為每  
除輒辭分義不安且在一行作吏之後故黽勉一肅  
而還八月除連山縣監屢辭不得自上又特命催  
促十月遂赴任連介兩湖之間數三巨室士著武斷  
以難治名先生為政一如治禮而尤致意於興學教  
士縣有遜巖書院乃沙溪先生安侑之所也先生每  
於朔望躬往講堂與境中士子行相揖禮因行經史  
講讀考課精勤勸誨諄篤一方莫不興起文風丕振  
隣治之人亦多來叅至今本院以先生造士之規為  
式遵守焉又訪勝國及本朝忠節死義之人或增

飾廟制或撰文設祭凡於表章激勸之道殆無遺憾  
庚寅二月棄歸士女攔途泣挽至呈營門及籌司故  
七月始遽先生在縣時相臣崔錫鼎毀禮記一經為  
類編至於分裂庸學章句恣意易置錄梓進御而誣  
玄翁亦會叅論至列姓名於編證諸人中以為借重  
之計先生貽書龜川李公世弼力言其妄肆誣悖狀  
於是同門姜公錫朋梁公處濟李公挺英及執義公  
將上疏辨誣先生聞之自連上來適重感傷寒諸公  
遂推姜公為頭而呈疏先生深以未參為恨焉壬辰  
執義公見擠於時輩左遷寧海六月喪出任所先生



直齋集 卷十八  
晚年兄弟相依友愛篤至及是哀傷逾節躬至忠州  
迎喪而歸經紀葬事董察家務執義公無後先生躬  
懇於族弟承旨公裨得其第二子以爲嗣對人語及  
輒涕淚交頤至暮後猶然旁人亦爲之感動同居庶  
弟適自監屯還有所得錢財強盜數十人謀欲劫之  
聞其家在先生籬外相與止之曰若爾則金連山必  
致驚動財雖可貪豈可使仁人不安哉遂散去此事  
方之陳白沙所遇殆有加矣十一月除翊衛司衛率  
辭不就癸巳閏五月除司憲府持平七月陞掌令先  
生倍加惶感凡於拜章控辭之際掃灑室堂置章床

上下庭四拜以送之 批旨自營府傳到則拜迎亦  
如之自是屢拜臺憲丙申冬陞拜執義先生疏辭因  
陳帝王心法復雪大義優 批不許丁酉三月 上  
積年違豫行幸溫泉先生祇送路左疏引病未從扈  
之咎因陳養心養病之戒略曰竊伏念 殿下疾  
沉淹輕重無常藥餌非不至矣鍼炳非不勤矣而治  
療有年了無寸效臣側聞病源所在心火爲祟果爾  
則審症對藥豈無其道古人以養心爲養病之本誠  
願 聖上先就本原上用工清心神省思慮慎喜怒  
節嗜慾使一片靈臺清明純粹寬平舒泰有廓然大



直齋集卷十八  
公之妙無一毫滯吝之私日用事物之間酬酢萬變之際莫不循理順應無少偏係則一動一靜節宣有方心和氣和調養得宜疾病自然消除而體候自然強健昔程子答張思叔厚為保生之言曰吾以忘生徇慾為淡恥朱子答黃子耕書曰病中不宜思慮專以存心養氣為務久自漸見功效元儒許衡之詩曰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 殿下於此更加留神而體驗則其於將護聖躬之道未必無少補也 批以疏末陳戒言甚切至淡用嘉尚可不留意焉三淵金公昌翁久仰先生聲名至是來訪覲先生

玩心高明修己篤恭學力之至與德為一誠意真懇氣像從容自有廣胖粹盎而不可掩者洵服其為成道之君子不覺茫然自失因請自家近讀何書可以有補桑榆先生勸令讀禮記則又渙然自釋曰此吾平生所未染指者盛教可謂對症之藥歸即出禮記痛讀一帙而因人傳告於先生十一月復拜執義兼世子侍講院進善時 景廟在東宮代理庶務先生上書辭職因陳孝親之道學問之工以為一初之誠略曰臣伏念孝者百行之源而衆善之本也凡為人子者舍此則無以盡其職是故孝子之事親也靡



所不用其極怡愉婉柔孝之容也溫清定省孝之事也洞洞屬屬孝之實也執玉奉盃孝之敬也以此而擴充推而廣之則可以忠於君矣可以悌於長矣可以慈於幼矣又可以仁民而愛物矣修之一身之上措之事為之間無不自孝中出來其效顧不大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臣聞文王之為世子也王季有不安節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此文武之所以為至孝而可以為法於後世者也今我

邨下當

聖上體候久愆之時其所以左右就養

焦勞憂勤者出於至誠聞於遠邇則文王之行不正履武王之一飯再飯即邨下固已行之而雖然為是之道不出於學問之外蓋以讀書窮理從事於格致之功居敬持養用力於誠正之事然後方可以真知柔色婉容之理是如此昏定晨省之理是如此此學之所以為貴也况邨下一身是祖宗之所眷顧神人之所倚戴繼志述事之責所係尤大終始典學懋修德業以奉宗廟社稷之重以啓國家無疆之休此又孝之大者也答以勉戒切至可不留心焉十二月李世德為其師尹拯擊鼓訟冤多引玄翁



真者集卷十八  
甲子疏及簡牘中說以爲證援而用意去就有乖本旨先生因辭疏辨誣略曰蓋拯與其師先正臣宋時烈有所嫌阻其漸已久中間又有擬書一事則臣師恐其有傷於師生之義勸拯使之傾謝及拯爲問處義之方亦以書往復於臣師時有崔慎投疏力加詆斥故臣師於辭疏之末詳陳其事之始終所謂甲子疏者是也是時兩家之釁尚淺而臣師慮此事終爲世道之大害遂爲兩救調劑之計期臻解釋和平之域今以本疏考之其曰拯欲進長書則臣於相見時止之不啻再三其曰欲先致大意則臣又惜其太涉

輕率者是規切之語也其曰其長在於虛受人言若能更相開益俾盡義理之權衡則必不至此者是揅惜之語也至又引文敬公金宏弼及朴衡黃慎事以爲言者蓋此三人於其師門有所獻規而皆以微辭婉語奉質其疑初非直斥其師之謂也故臣師於疏中引之曰雖拯之意固亦不出於此蓋欲引此以爲揅解而又欲使拯效之也其結語曰臣於時烈雖未有請業之事出入門墻餘二十年於拯自其先人從遊父子之義甚深以近歲不無相阻之嫌爲憂互相勉勵必欲調和保合於彼此師生之間輒止其長書



直齋集卷之八  
矣不料今日輾轉註誤別生病敗至於斯極使人媿  
恨無以自釋至於書札則自癸丑至己巳殆至數十  
裁以義理之衷責以師生之分縷縷數千百言且以  
士論潰裂朝著紛紜皆由於兄及百歲之下公議可  
畏之意勤勤懇懇期以感悟其爲朋友忠告之志可  
謂至矣於時烈亦以是意推以告之每勉以先示悔  
吝之端以爲終始保全之地而輒引程子處邢七朱  
子待楊子直路德章之事勸令平心善處則其奉勉  
於長者之意若是其切又嘗答門人書曰初欲使師  
友之間調和善處故疏辭書意皆務委曲者蓋謂此

也雖然臣師此事皆在己巳以前也以後則事又有  
已甚焉者當先正之受後命也雖平日不悅先正者  
無不慘怛臣師勸拯使之望哭服麻少伸舊誼又令  
別爲祭文備陳衷曲一哭於墓前而告之以釋幽明  
之憾其欲周旋善導之意猶眷眷不已而其言終不  
見施故後來臣師之意與前日不同其左右輕重之  
意彼此扶抑之事多見於知舊書札門人問答之說  
至於晚年所著師友考證亦可見其微意之所在也  
惜乎使拯受用臣師之說於甲子之間則必無士林  
潰崩之禍受用於己巳之時則又豈有晚後之無限



直齋集卷之八  
狼狽哉然則其所以竭誠調劑於怨怒未浚之前據  
義顯斥於猜隙已甚之後者莫非臣師隨事權衡各  
適其衷之道可見心事如青天白日無纖毫偏係之  
私也今世德全沒其意就其中單取有助於其師之  
說有若專為一邊而言者使臣師公平正大之心一  
并黜昧使不明於今與後其用意偏枯遣辭無倫掩  
蔽臣師之本意昭然難逃矣 答以為師伸辨之言  
亦甚該備戊戌三月 嬪宮有喪 上初服大功禮  
官誤以朞年改儀李公世弼亦主其議先生以書力  
辨其非李公舍而從之及有收議之 命先生又據

正以對無所回撓時論翕然宗之三道多士請以尤  
菴同春玄石三先生并從祀文廟正言鄭宅河顯斥  
玄翁慢侮侵凌極其浚切四月先生陳疏辭職兼辨  
誣略曰噫先賢學問之高下道德之純疵造詣之淺  
深苟非世有大力量大眼目有難容易論斷今宅河  
以年少一後進既無許大知見又無平日學識而乃  
敢橫生異議力沮正論曰某人如此某人如彼妄以  
己意輕加褒隲從祀重典肆然自斷師心高低略無  
顧忌世道之變斯文之厄莫此為甚矣臣師資稟甚  
高德業全備真知實踐早悟道體誠明兩至表裏洞



直學集卷一  
澈規模氣像和平灑落出處言行光明正大實成德  
之君子不世之真儒而至於一生用工著書明道有  
功斯文嘉惠後學則又近世儒賢所罕有也是以文  
正公臣宋時烈忘年為交每於書牘稱以尊兄且以  
南軒屢勉於臣師而至其臨沒托以世道之責兩賢  
相許之深據此可知頃日三道儒生與文正公宋時  
烈文正公宋浚吉并請從祀於文廟者亦可見一國  
公論之所在也噫三賢學問道德俱為淵深醇粹生  
為一世之矜式沒為百代之師表則同陞聖廡並享  
俎豆者實是多士之公論此豈後生淺識所可軒輕

者哉 邨下頃答三道儒生之書曰三賢從祀之請  
固知出於公論 令旨之下士林莫不欣從聳鼓舞茲  
者簡賢悔正之類出於其間以闕新化臣謂宜痛加  
辨斥以明是非之所在也復 優答焉七月勉副憲  
職以講官 特召甚勤先生深懷不安強疾作行至  
果川縣拜疏控辭而歸己亥二月 上入耆社覃恩  
陞通政大夫拜工曹叅議三月移承政院同副承旨  
並辭以臣既以年過七十蒙 恩超資則又當以年  
過七十依禮致仕未幾因事遞庚子四月 上候加  
重至設侍藥廳先生聞即登途進住崇禮門外以承



直齋書目卷十八  
起居六月 上昇遐先生每以 肅廟聰明睿知實  
不世出深仁厚澤洋溢邦內奉 諱之日失聲哀呼  
輿疾 闕下叅朝晡及成服哭班而歸 朝家詢問  
成服後廷臣朝夕哭罷散官館學生朔望哭及揆杖  
素祭當否先生承 命獻議鑿鑿皆有經據十月又  
進 山陵叅哭散班而歸我 朝君臣服制始甚不  
備至 宣廟初因儒臣閔純之論定行白衣冠之制  
而猶未盡正 肅廟晚年命依古禮斬衰三年正合  
朱子君臣服議中循本大正之論也先生一依朱子  
定論平居帶麻出入持杖良菴李公喜朝以爲朱子

答余正甫書中有燕居白帶之語遂用白布帶於燕  
居士友多非之者至於陳䟽自列 命收議儒臣先  
生獻議略曰臣未知朱子時君喪衰麻之制有未盡  
復古者故有此說耶抑未知盡復古禮如今日之爲  
而猶以布帶爲是耶夫布帶是齊衰服麻帶是斬衰  
服也今番羣臣所服者是斬衰服則衣斬衰而帶齊  
衰未知於禮意何如也 上命依先生議施行十月  
除戶曹叅議辭遞 景廟元年辛丑六月赴哭 先  
王小祥於闕外廷臣李重協有請留求助之語 別  
諭勤執先生䟽辭還鄉八月今 上以介弟正位東



直齋書目卷之八  
宮先生聞之喜不自勝書與孫致虛曰自聞建儲之報三百年 宗社有托歡慶之極殆於不寐環東土有血氣者孰無蹈舞之喜而彼投疏於名位已定之後者其心可謂路人所知也極可駭痛時 景廟有疾無嗣自上在潛邸中外人心固已有屬而怨國不逞之徒猜疾特甚北使之請見王弟也 景廟命使見之則趙泰者上劄以爲國事茫無着手處及冊登儲位則柳鳳輝又汲汲投疏語極亮慘故先生有是言十二月時事大變羣兇滿朝舉廷流竄賊鏡輩嗾虎龍上變其計蓋欲盡戮舊臣以及於不敢言之

地於是顧命大臣金公昌集李公頤命趙公泰采李公健命及卿宰武將下至陰官儒生皆駢首就戮尤翁黜享於道峯良菴李公亦被遠謫先生杜門掃跡不出戶外而傷時憂國夜不能寐既而又有尚儉必貞締結謀害之變 東宮至欲出閣又有一鏡推刃蹀血之教文誣悖罔測而崔錫恒李光佐等方且視之尋常先生憂念冤憤如不欲生有時流涕被面却食不御壬寅以會盟祭不叅當拿問先生即至城外待 命會有年七十以上人分揀之 教遂歸而羣吼日急至有構成啓草必欲甘心者先生以家在畿



直齋集卷之八  
旬爲非便遂倣程子遷居龍門故事癸卯秋盡室南  
下寓于湖南之高山縣是行也千里搬移事多繁委  
四方賓客爲奉別來拜者盈門溢座而先生但與之  
接待談話終日竟夜略無一言及於行事是可見心  
一於道不及於他故事物不得經其心矣至則愛其  
山明水麗欲終老焉近邑學子紛集寓舍至不能容  
甲辰春良菴李公自靈巖移配鐵山先生欲出路左  
成蕭寺笑別而李公便道已過先生懊恨不已遂以  
詩與書送于謫所則已後於其臯復矣先生爲位望  
哭服素帶三月構誅替告于歸櫬八月 景廟昇遐

先生詣縣門外望哭成服今 上元年乙巳收用舊  
臣先生首拜工曹叅議三月陞嘉善大夫仍拜 世  
子侍講院贊善朝野皆願望以爲非先生莫能成就  
聖德我伯氏時在玉署又請竭誠招延俾之出入  
兩筵啓沃納誨以補新化 上特遣史官別諭敦  
召先生上疏辭 批旨極優渥有曰予以涼德所恃  
者惟山林高蹈之士此時望卿豈特若大旱之雲霓  
復遣史官使之偕來尋拜司憲府大司憲兼贊善如  
故近侍相守促其造朝先生連疏力辭 上命遽本  
職以安其心仍令史官必與偕來先生不得已以八



月作行歸到沙川故山十二日藥房入診時 上呼  
都承旨金取魯問先生方到何地仍口授別諭使取  
魯書之更遣史官促召先生疏請召還史官兼收職  
名 上引唐之李泌喻之而不許二十二日先生到  
城西喉院微稟 上以即日入來之意遣史官傳諭  
仍使偕入先生固伸前懇 上答以今姑許遞以安  
卿心又請召還史官 上允之仍令入對二十四日  
入對于時敏堂 上曰久待儒賢之上來而或恐誠  
淺莫回遐心今不我棄幡然入來予心慰喜曷有其  
極先生曰臣少時出入先正臣朴世采門下而實無

所聞到今衰朽志業空踈自 上過聞虛名屢勤禮  
招自量不敢承當而亦不敢一向逋慢雖纔來仗城  
外而職名尚帶史官尚留故不勝其猥濫屢次瀆擾  
惶恐待罪又曰臣年已八十其過致事之年既復十  
載矣 聖教雖勉留勤至決無堪當之望第有區區  
所懷而昏耗已甚語音不明欲以數行文字仰陳矣  
仍跪進七條袖劄一曰講明 聖學臣謹按古昔聖  
王之學未有不以誠正格致為先蓋心者萬化之本  
一有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以得其正此堯舜以來精  
一揆受之法也然正心之工則亦必以格致為下手



用力之端今夫日用酬酢千頭萬緒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若不即事即物以窮其理則理未窮處即知有所蔽也知既有蔽則其從蔽處而發者豈皆一合於當然之則哉必復於此大段用工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窮而益窮終至於豁然貫通之地則吾之所知自無不盡以之誠意以之正心修身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皆舉而措之耳伏惟我 殿下有聰明睿智之性天縱不世之資其於事物之理殆無所不窮而然猶未嘗有自足之心日接儒臣頻御經筵相與講討其觀物窮理之工亦云勤

矣第其所謂窮者或窮四五分而未窮五六分則其五六分未窮處吾之知不到也或窮六七分而未窮三四分則其三四分未窮處吾之知不到也臣未知殿下於窮格之道果皆十分無欠而於政令之間果皆一一當理耶昔朱夫子承召入對告其君曰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跡而易見故因是物而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即理而應



直齋書目卷之八  
事故天下之理多所未明是故舉措之間動涉疑貳  
治平之效所以未著夫以朱子之大賢入見君父之  
日必以此爲重者豈不以先爲格致而後天下萬事  
方可做得故也二曰輔導 春宮臣謹按賈誼保傅  
傳曰天下之事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早教諭與選  
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此實天下之至論也  
蓋教諭早則已自能言能食教以正言正事動作威  
儀之則日有所習仁義禮智之說淪於骨髓久自安  
熟有若天性則後雖有他說搖惑不能入也選左右  
則必選端方之士使之朝夕與處誘掖提撕之際多

有警省言語起居之間有所觀感于以涵養其氣質  
薰陶其德性則自然化與心成習與知長其事顧不  
重歟伏惟我 春宮邸下冲年受命正位東宸廢質  
夙成率土延頸 宗廟社稷之寄在此中外臣民之  
望在此則教諭之方不可不早左右之人不可不擇  
也苟或不然僚屬具資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  
無箴規之益正朱子所謂以明月之珠委之於衢路  
之側者也臣聞我 中廟朝別設輔養之官而先正  
臣趙光祖與其選 仁廟朝荆置翊善之任而先正  
臣宋時烈與其選其教之得而選之重如此臣未知



今日所以豫教之方果皆得其道而左右之選果皆得其人乎昔朱子當經筵進講之時告其君曰治古之世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尤密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筵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培養其本源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子爲臣之時故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秉本執要取是捨非而奸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其言明白切實可謂輔養之要道而今日之急務也三曰昭揭大義臣謹按春秋楚以蠻

夷亟病中國齊桓伐之而傳者多之夫病中國猶且伐之而况君父深讎有不共戴天之義歲致金縢有首反居下之辱者乎竊惟我國之於 皇朝外定君臣之義內結父子之親壬辰之難 神宗皇帝舉天下之兵以揀之此實東方萬世不可忘之恩也迺者燕都陷沒 皇社爲屋匪風下泉志士感泣而南漢以後一向爲強暴所制含羞忍辱文恬武嬉萬里梯航玉帛相望是豈爲我臣民得安於心者哉惟我 孝宗大王心懷至痛志切新膽與文正公臣宋時烈首揭大義謀猷密勿昊天不弔弓劍遽遺足成千古



之痛恨逮我 肅宗大王克紹前烈一遵 先志與  
文純公臣朴世采密講大義將有所爲顧以時勢尚  
艱邦內多事有所未及而大報一壇足以明 聖考  
之心也今我 殿下丕承 兩聖之統則當體 兩  
聖之志此後繼述之責顧不在於我 殿下乎且胡  
無百年之運其刷恥之策惟在自強之如何伏願  
殿下以此爲第一義雖於安閒無事之日必盡修攘  
之道無忘一洒之心也四曰叙正彝倫臣謹按洪範  
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惟叙蓋彝倫者朱子所  
謂天之經地之義人之彝也苟或於此一有蹉跌則

三綱淪而九法斁大可懼也臣未知今日之彝倫正  
耶未正耶臣竊念向來羣兇之犯上蔑君古今所未  
有之變正分嚴討之典不可不急講者也伏想 殿  
下之明聖其於彼輩之罪惡豈有所一毫未燭而尚  
不快賜處分克正義理者何也今 殿下既知其罪  
而猶且容護既知其惡而尚欲周遮一向假借持疑  
不決則豈不有累於 聖上之明德耶君臣大義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故春秋之義君讎未討則舉國臣  
民陷於無君之罪況今日之討非 殿下討之是國  
人討之也然則 殿下於此惟當一裁於大義而無



或以私心紐斷一主於王章而無或以己意低昂而已苟爲不然則臣恐世道日益壞損人心日益晦盲國是不明民志靡定終至於亂亾隨至而不可救正也如此而尚可望彝倫之叙正也五曰繼述先志臣謹按傳稱周公之達孝而必以善繼善述爲言蓋文王之有志未就者武王周公踵而成之夫先王未就之志猶當踵而成之况先王已定之事其可不遵而行之乎恭惟我肅宗大王造端之化正家之德卓越千古甲戌以後倫紀復正一國臣民歡忭鼓舞而其時一種異議者以降號爲憾之語倡而和之人

心靡然大半陷溺倘無文純公朴世采克明大義力加排闢則世道之禍庸有極乎自是以後肅廟於干犯名義之人非不深惡痛斥嚴加堤防而惟其邪說一動流毒滋蔓義理之漸晦倫常之不明實備於此廟庭配享何等重大而乃以此等得罪名義之人混然并陞於殿食之列其猥雜屑越可謂極矣而殿下方且視若尋常不加釐正此可見繼述之未盡其道也至若斯文是非丙申處分極其嚴明尊敬慕向之誠可見書額之時堅持勿撓之教至及貽謨之際黜陟大定百世不惑頃者羣奸當朝忍以非



直齋集 卷十八  
先王本意之說熒惑 天聽一反成憲可勝痛哉到  
今院享纔復誣捏少伸而曾所被罪於 先朝之人  
職秩自如節惠依舊義理之模糊措之苟且莫此  
為甚而 殿下不思所以導 肅考之處分乃反為  
兩全俱存之計此又繼述之未盡其道者也六曰培  
養人才臣謹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蓋人之姿質雖有稟得好者苟無教養  
充擴之事則無以成其材矣此唐虞之時司徒之職  
所以設也臣不必遠引古事以 祖宗朝言之昔我  
中廟朝尹倬為大司成 上遣承旨韓忠分御厨

往成均館餉其師生翌日皆詣 闕箋謝 上御正  
殿引見諸生講書於前九月 上謁文廟御明倫堂  
命諸生講詩書等經一時傳為盛事 上又謂韓忠  
曰儒生接見欲以規外之事鼓舞振作也以衮服御  
思政殿儒生李世銘朴光佐金景鸞等次第入講韓  
忠曰近來師長得人故多士興起趨向大變矣柳崇  
祖為 中廟朝師儒辛未三月 上視學謁先聖御  
明倫堂橫經問難 命諸臣進講四書崇祖首講大  
學反覆論辨存心出治之要 上特加嘉善賜金帶  
一腰表裏一襲曰卿久掌成均作成人材以助余治



直齋集 卷十八  
功在可賞金泮精於經學 世宗朝任成均四十餘年教誨不倦名士多出其門尹祥爲 世宗朝胄監之長十有六年學問尤精爲國朝師範之最 仁祖朝鄭曄爲大司成至爲卿宰而亦常兼帶專任教養之事勸獎成就至今稱之此皆 列聖朝盛舉實爲後世之可法者也 殿下自即位以來不惟作成之道不及 先朝其於直節敢言之士或罪罰之或屈辱之三百年培養之氣摧折無餘此豈所望於 聖世者耶况人材眈然未有甚於此時培養之道尤所當急望乞精選才學明備之人畀以成均掌教之官

久任其職責其成效如尹祥等事亦願 殿下仰體中廟朝古規頻御正殿招諸生至前橫經問難如有能者賞而勸之其中或有通明文義透悟性理者特爲收用以爲激勸之地至於巖穴之士亦皆廣搜盡誠招致咨以治道則將見士習丕變人材蔚興必有大振作之效矣七曰接下以誠臣謹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蓋君臣之間誠意交孚則上下和協庶績咸熙虞廷之曰都曰俞商朝之惟和惟一可見君臣相遇誠意藹然之氣像也臣伏聞 殿下更始之初禮貌大臣信而勿疑優容臺閣聽之如



流皆出誠心少無虛偽此實帝王之盛節古今之所罕第持之於始者未必誠之於終行之於外者未必誠之於內聰明太過而有自聖之病英氣太露而有獨御之心辭令不免於文具而終欠切實事為多涉於私意而不循公理禮貌大臣之誠或不如初優容臺閣之誠時或少怠至於利祿而驅使之威令而鉗制之羣心漸弛國事日非則 殿下用人之誠或有所未盡耶旱澇相仍災咎類應則 殿下應天之誠或有所未至耶夫以 殿下聰明睿智之聖推其誠心無不如意而乃反有此始終逕庭之歎何耶蓋無

所間斷者誠也真實無妄者誠也伏乞 殿下就誠意上做工一言之出一政之行皆以誠實為主則一誠所在萬事不應用工之久終始如一將見君臣無阻宮府一體之效矣惟 聖明之留神焉幸甚 上曰此必陳戒格言非倉卒泛看之文字當從容省覽而體念焉又曰微奧之學非一時可論而必有喫緊底工夫須以開陳先生曰臣所見淺短明問之下不知所以仰對而第以聖賢說觀之誠意正心最為緊切朱子亦以平生所學惟此四字眷眷陳戒於孝宗今臣所達亦不外於此也 上曰即今國勢岌業生



民困悴予以否德莫知攸爲丙枕不安何以則國事  
可措而生民可濟乎先生曰臣聞先儒之言曰人心  
和合於下然後天意和合於上若君臣上下相與和  
合而天意感應則民生可蘓而國事可措矣 上曰  
其言甚好可不服膺焉仍握手勉留且令後日入侍  
法講先生陳老病不得久留之意 上顧吏判李宜  
顯復授贄善又特賜食物及柴炭先生退出左相閔  
公鎮遠來訪旅邸取讀副本歎曰劄中言議多藥石  
上躬針砭時病苟見聽用何患不治請其勉承  
聖教共貞國事以副同朝之望先生留數日然久於

朝既非其志而其間 經筵一開亦無召叅之 命  
二十八日遂留疏告歸出宿于江外蓼溪朴公弼周  
家 上追遣翰林李度遠夜半傳 批仍 命偕來  
聽我面諭遂還沙川舊廬陳章更辭又申休致之請  
不許去冬 上只誅逆虎賊鏡而如耆輝光恒輩元  
惡大懲每以事關自己專務容貸大臣庭請三司伏  
閣閱月爭論而終不 允先生以爲春秋之義數十  
討復爲大當此綱淪法斁之日若不正名定分則人  
不人而國不國會十月大雷電 上遣史官別諭乞  
言先生遂應 旨上一綱五目之疏所謂一綱曰人



主之一心是已蓋心者一身之主而萬事之綱也故  
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不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正此古昔聖帝明王所以欲  
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以正心爲先也堯舜禹天下  
之大聖而其接受之際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原也今以大學之序  
言之精一即格物致知也執中即誠意正心也此乃  
堯舜以來孔顏曾孟相傳之要訣故兩程夫子於戴  
經四十九篇之中表章大學一書以爲孔氏之遺書  
入德之正門誠至論也伏惟 殿下春秋鼎盛聖學

益篤緝熙之功無少間斷將就之效優入高明則其  
所以端本而出治者庶幾光明洞澈俱得其正而第  
執表以觀裏由著以察微則聰睿太過或欠沉毅之  
量英氣所發時有務勝之病抉摘細故以爲明優容  
大罪以爲寬臣恐 殿下正大之心尚有所未至於  
精一執中之域也伏願 殿下勿以其已能者爲足  
而益自勉力於其所未能之地窮理以致其知居敬  
以立其本躬行以踐其實當其未發之時所以操存  
者愈深愈厚及其已發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  
日夕乾乾終始如一則可以立大中之本而表準四



直齋集卷之八  
方可以清應物之源而酬酢萬變日用之間將惟  
殿下之所欲爲而無不如志苟如是則正心之效不  
但殿下自得而所以正人之心者亦在是矣所謂  
五目其一日去己私蓋私者公之反也公則人慾淨  
盡天理流行君臣交孚情志流通而致同心同德之  
休私則心地狹小知見昏蔽一膜之外亦爲阻隔而  
有偏愛偏聽之失是以公心晦而私意行則一念之  
萌衆弊隨之私在用舍則害於用舍私在聽斷則害  
於聽斷民隱欲恤而私害之則不能恤倫紀欲明而  
私害之則不能明雖欲慎刑而私意蔽之則倖免之

患必生雖欲去讒而私意蔽之則信聽之弊必至非  
但此也如好名好譽務高務勝多少病痛皆出於私  
之一字初則其端甚微終則必至於人慾肆而天理  
滅危亾之禍於斯莫揅孟子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朱子所謂不世之大功易立  
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  
意難除者正謂此也然此自殿下必復先正其心  
去其私意如一刀斷割不使一毫苗脉存諸胷中然  
後推而責之於羣下則必有上行下效表端影直之  
效苟或不然所令反其所好則下無法守人必不從



直者集卷一  
此必然之理也人心之渙散朝議之橫決 殿下勿異焉或者以爲今日之事只當不分彼此不問是非惟以均一和平之道行之庶有鎮定之望其言似公而其實亦是私也臣謹按朱子之言曰近年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聖意以爲如此處置方得均平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惡者反倖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由此觀之或者之言亦出於私而其不可用也明

矣伏惟我 殿下睿智出天清明在躬以至公至明之心行大中大正之道觀感所及莫不欣聳則誰敢以一毫私意擬之於 聖躬哉第以其見於行事者觀之或不無可言者矣干犯倫紀之罪王法之所必討國人之所共憤非 殿下所得而私者也臣伏聞 殿下於近日諸臣懲討之請輒以意有所在爲教臣未知 殿下此意公耶私耶苟公也則宜昭揭十行明諭厥由使一國臣民曉然知 大聖人至公之意如青天白日而彼前後爭論者亦宜自服其偏私之罪可也今也不然引而不發似說不說有若周遮



直齋集 卷十一  
掩護而未免於黜昧不明此羣下所以抑鬱泄沓不能無疑於 殿下之意非公伊私也私親誕育之恩在 殿下欲報之誠宜無所不用其極也第臣側聞祠宇之營建也功役浩大崇奉過度信斯言也何其與牢拒大字之意姑停石役之教不同也聖人制禮貴於得中禮或失中則雖竭一國之力而爲之實則反有乖於崇奉之道也古人豐昵之戒可不念哉宮家折受之事爲民間巨弊久矣臣聞近來此事之新出者漸至層加其數過多加以宮奴輩到處橫擊邀方無告之民怨咨日深爲守令方伯者或恐 聖上

之惡聞不敢違覆間有一二仰聞者率皆見格 殿下深居宮中何以盡燭其狀耶今 殿下貴爲一國之君何憂於子女之饑餓而爲此招民怨之事也至於頃日掖庭下人之犯夜 殿下處分亦未知其得當也夜行有禁其法甚嚴李廣以舊時將軍猶爲藍田尉所辱况此掖隸之微細耶禁營之捕治乃其職耳 殿下視爲私人過爲容護決棍重刑再及邏校臣恐自今以後雖有奸人惡少乘夜橫行於都市中畏約之餘人莫敢誰何將至於國法廢而夜禁不行臣竊爲 殿下惜此舉措也噫人主以眇然之身居



九重之邃其心之公私邪正若不可得以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而不可掩者如此可不懼哉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伏願 聖明奉此三無私行之以至公之道致之以中和之功則將見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君正臣正而朝廷歸於正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至化旁達災異自消矣其二曰嚴宮禁臣謹按傳曰家齊而后國治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未之有也是故古昔聖王未有不以齊家爲治國之本而齊家之道莫先於嚴宮禁蓋內外有限男女有別閨門無疑阻之端嫡妾有尊卑之分者宮

禁嚴也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宮禁嚴也如或宦寺開賄賂之門權奸通幽陰之逕內言出於外外言入於內者宮禁不嚴也膚受之讒行於左右巧僭之計售於隱密蠱惑君心沮敗國事者宮禁不嚴也二者之間得失昭然而自古中智以下之君一爲所餌莫之能悟終至於危亡之禍隨而立至李林甫之陰伺上意王德用之潛獻殊色至今言之足爲寒心大抵宦妾之輩只備宮中使令之任而已第以爲君誓御情意稔熟故其中奸黠者揣知君心君心在於貨利則以貨利誘之



在於遊畋則以遊畋誘之在於聲色則以聲色誘之  
在於宴安則以宴安誘之百計經營以中其欲為人  
君者喜其容悅樂其順志日相親狎所言皆從然後  
乃敢內恃君寵外結權奸彼權奸者倚以爲勢務悅  
其心金帛走於其門珠玉輸於其人潛相交通陰授  
指嗾致使其人之好惡爲君之好惡其人之喜怒爲  
君之喜怒於是吾之所嘗好惡者能使君好惡之吾  
之所嘗喜怒者能使君喜怒之惟意所欲無所不至  
考據往史滔滔皆是伏惟我 殿下德合乾坤明並  
日月遵守 家法宮闈甚嚴始初處分動合機宜惡

奸闖之附麗凶人則出付王獄痛權奸之締結貂璫  
則誅一二巨魁一號令之間內外肅然雖然宮闈之  
間例致情常勝威恩常掩義謹之於始者未必謹之  
於終行之於暫者未必行之於久可不戒哉記曰男  
教不修謫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謫見于天月  
爲之食由是觀之人君家政之不修亦足以致乾象  
之變伏願 聖明先修其身以正其家一動一靜皆  
合于禮一政一事悉遵乎道使人心祇畏家道整肅  
則夫豈有一人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以紊朝廷  
者乎將見內自宮省外至朝廷皆得其正無有邪氣



千於其間衆灾消而百祥至矣其三曰開言路臣謹  
按仲虺之告成湯曰自用則小好問則裕盖兆庶至  
衆萬幾至繁而一人之聰明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  
苟非廣開言路博採衆議則君之闕失政之疵病其  
何以詳知而善處耶是以古昔聖王設進善之旌立  
誹謗之木吾之所未聞者使聞之吾之所未知者使  
知之合天下之明而爲吾明盡天下之善而爲吾善  
夫然後衆志通而庶績熙矣伏惟我 殿下卽昨之  
後政化維新優納相臣之袖劄克從臺閣之公論寬  
者畢伸放者畢還曾未幾何寢不如初大小所言多

不聽納羣情疑阻莫知 上意之所在以致首相先  
已遜荒右相繼又出郊纔聞左相辭單亦已上矣其  
他如權愔李緯趙觀彬又皆次第歸去 殿下之朝  
廷不幾於空虛乎臣聞近有一臺臣疏大忤 聖旨  
前後銓擬一皆靳點噫 殿下何示人不廣也使其  
言設有狂戇者在 殿下聽諫之道惟當可用則用  
之不可用則棄之而已今若顯示踈外之色厭薄之  
意則誰復有犯雷威批龍鱗而爲 殿下獻言者哉  
苟如是則雖今日下求言之教明日又下求言之教  
臣恐無補於實用而徒歸於文具也昔我 宣祖大



直齋集 卷一  
王臨筵問曰予可方前代何主正言金誠一對曰可  
以爲堯舜可以爲桀紂 殿下天資高明爲堯舜不  
難但有自聖拒諫之病桀紂所以凶也 宣廟爲之  
改容當時君臣之間進言之直容諫之德人到于今  
稱之古之人君在輿有旅賁之規位下有官師之典  
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執御之箴臨事有警師之  
道宴居有工師之誦皆所以隨事補闕引君當道之  
意也後世此法盡廢惟講討之任在於經筵繩糾之  
責在於臺閣則其爲任也可謂重矣而聞近來講官  
當開筵之日不過一番讀過而無開釋警發之益諫

官當叫閤之時不過循例傳啓而無直言極諫之風  
則其何能格君心而回天聽乎雖然此亦未必不由  
於 殿下不能樂善好諫之致苟使上有拜昌之誠  
則在下者豈無盡言之忠也朋黨之禍自古有之漢  
之南北部唐之牛李黨宋之川洛朔 皇朝之東西  
林相繼爲患其始起於一人之私意終必至於社稷  
丘墟生民塗炭此豈非千載有國之明鑑哉我國之  
有朋黨久矣百餘年來相傾相軋一出入而已其  
禍至於年前殺戮之慘而極矣四年設鞫專事誅戮  
獨柳之下流血成川刀鋸之餘得脫無幾其禍可謂



直齋集卷十八  
酷矣肆惟我 殿下以黨禍爲懲以和平之道行蕩  
平之政今番柑題亦可見 聖意之所在也雖然用  
舍之際得中爲難如或賢愚不分薰蕕雜用惟以相  
均爲平相參爲意則其弊鮮不以君子爲小人而小  
人爲君子也噫苟君子也不患其黨之爲多苟小人  
也一小人亦可以亂人之朝廷况於黨乎凡天下之  
事莫不有當然之理人君之處此者不須問其事之  
如何只當觀其理之是非其言之是也則取之惟恐  
其不及而不當憂其爲黨其言之非也則斥之惟恐  
其不嚴而不當憂其爲偏若不然而先將黨字橫在

宵中聞一言見一事輒疑其爲黨則是將上下相阻  
宮府異體如此而可以爲國乎此雖由於羣臣不能  
以誠意動上之致抑或有乖於人君推誠待下之道  
嗚呼天雖高而其聽則卑理雖微而有感必應是以  
太戊納伊陟修德之訓而能消桑穀之妖武丁從祖  
己格王之戒而能弭雉雠之灾今 殿下遇灾恐懼  
廣求直言朝廷之上草澤之下亦豈無嘉言嘉猷可  
以感天而消灾者哉伏願 殿下擴受善之量恢兼  
聽之道克已自新早夜思省又申飭中外大小之臣  
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



庶乎災異日去而福祿日來矣其四曰擇守令臣謹按朱子之言曰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蓋守令廉而賢則一境賴而得安守令貪而暴則百姓無以保生其任之緊且重如此漢宣帝所謂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唐太宗所以先試外職知其能否然後次第選用者蓋爲此也臣伏聞昔我成廟朝守令有不治者上親御敦化門撻之于大路以愧其心仍使還任責以後效故其時爲守令者無不畏威感恩多有循良之稱且聞自祖宗朝抄選庶吏入于闕庭特賜宴樂褒而嘉之一與其選則後世子孫亦皆錄

用其法盛於明宣兩朝仁廟朝一番行之更無聞焉似於丙丁亂後廢而不行也自是成憲壞而勸懲失道朝綱解而貪濁成風頃年臣師文純公臣朴世采在朝時擬遵先朝舊憲以示彰瘡之方條令已具而異議橫生且未久去國事竟不成可勝惜哉伏惟我殿下自在潛邸深知民間疾苦及登大位益復留意於民事凡發於政令見於絲綸者無非憂民之意至於摘發奸賊永爲禁錮吾君愛民之心莫不欽仰然而澤不下究民不被惠寔由守令之不得其人也親民之官莫切於守令而臣竊者爲守令者



直齋集卷十八  
出宰之後專事掎克剥民膏髓浚民膏血廣占田宅  
諂事權貴哀我窮民何以爲生麗人鄭以吾詩曰試  
者路上衣紅者盡是生民血染成其言可謂痛迫矣  
以至監司不得其人則一道受害閩帥不得其人則  
三軍離心怨聲通天足傷和氣今日之灾異安知不  
由於此乎噫貪污之習爲世痼疾久矣若不大段變  
通有難猝革況目今凶荒無前而三南尤甚老者填  
于丘壑壯者去而爲盜此時字牧之官尤不可不擇  
伏願 聖明克遵 先朝義典嚴其法律精其掄選  
使廉者有所勸而貪者有所懼又別揀有名望威惠

者昇以方面之任閩外之寄則八路生靈庶有蘓息  
之望矣如此然後民怨可息而天怒可弭也其五曰  
崇節儉臣謹按古人曰奢者惡之大儉者德之恭蓋  
爲惡之事非一而必以奢爲大尚德之道非一而必  
以儉爲恭者其意豈偶然哉自古帝王積德累仁垂  
裕後昆未有不始於恭儉而其後嗣之不能持守以  
至於危亡者亦未有不由於奢縱考之往牒昭昭可  
見大抵人心之所欲無窮而天地之生物有限欲之  
無窮也以天下奉一人而未周生之有限也以一人  
竭天下而不足殫民財而民怨殄天物而天怒古所



直齋集 卷十八  
謂奢侈之害甚於天灾者真格言也伏惟我 殿下  
自即位以來節用而愛民崇儉而去奢內無玩好之  
病外絕華侈之習所好者學問所愛者賢才此盛德  
事也第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此又 殿下不可  
不慮者也臣聞道路所傳之言自內 命納軍門銀  
貨地部細布其數猥多不識有諸信有之則臣未知  
殿下用之於何處耶我朝內需司之設有乖於君  
無私財之道而至今因謬尚未革罷固為治政之累  
然 殿下於內間所需取辦於此則因循舊例猶不  
至大異今乃公然收軍門之儲地部之藏而終不免

於濫費侈用之歸則無恠乎中外之滋惑也昔在  
宣廟朝命納義盈庫黃蠟五百斤其時先正臣李珥  
職在言地屢次爭執雖承未安之 教而不少沮撓  
終得還下于該司臣未知今日居言責者果如先正  
之爭執而 殿下亦能體 宣廟之還下否臣嘗伏  
見 肅廟朝若遇儉歲必出內帑銀錢以助賑資且  
於禁苑 親拾橡栗下于賑廳實惠之乎民不啻淪  
肌浹髓故至今遺民追思哽泣今 殿下縱不能出  
帑積以賑飢民亦何可取公物以為私用耶當此大  
侵之時雖撙節財用而一意賑救減削浮費而竭誠



賙哺猶患不能救近止之民命况可以有司之財反  
為無名之費而莫之恤乎近來閭巷之間侈風大盛  
象胥之家皆衣錦繡倡優之賤盡服綾緞一宴之需  
多至百金一婚之費不下萬錢以致財用竭而物價  
踴朝貴之干請守宰之貪婪皆由於此也此而不禁  
其弊難防為人君者可不思所以痛革之乎雖然此  
必自 上躬先儉約以為表率之地然後下方有風  
行草偃之效矣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作露臺  
皇明太宗皇帝臨朝聽政弊袖自龍衮中出見我  
太祖大王在宮中常御藜杖麻鞋翁主賜第不過

二十餘間而草蓋者過半 成宗大王茶褐細衾弊  
而不改猗歟盛哉在上之人儉德如此故當時教化  
大行民德歸厚皆能措一世於太平綿國祚於無疆  
而為後世法者也伏願 聖明遠法漢文帝 皇明  
太宗近體我 太祖 成宗清心神薄嗜慾內有養  
性之效外無傷財之患則自然澤及於民而天感於  
上矣疏末又陳所懷曰臣師文純公朴世采曾在  
肅廟朝彙程朱告君之說有關於君德治道者編為  
一書又於各條之下以己意推行其說極其精要名  
之曰經筵故事因辭疏寫進其時 肅廟大加稱賞



到今歲月已久其書之尚在宮中有未可知故茲敢更寫一本謹此封進伏乞 聖明詳覽而體行焉則其於進德之方爲治之道必有大段裨益矣 批曰見卿之後思想之心奚嘗少弛于中今見卿疏恍如見卿而疏陳一綱五目中勉戒之言誠甚切實可不服膺而猛省所進冊子乃先賢故事先正所撰當與卿疏置諸座右以爲自警之銘焉原疏留中不下時壬寅竟賊餘孽潛結宮掖暗市權寵之說狼藉中外先生以爲傳聞未必可信而萬一近似則其爲君德之累無大於此者疏中並及之一家親舊危之交請

刪去而先生終不聽先生嘗與族親兄弟從容言志或有高占功名之意或有與世浮沉之語而先生獨曰使我有官守則當秋毫無犯使我有言責則當極言直諫雖率裾折檻亦可爲之云中歲作宰既堅冰蘄之操以實其言至是又不避忌諱盡言無隱以實其言傳所謂前定不殆者驗其信然矣先生聞上於經筵連講孟子中庸騰進平日劄記以資參考而隨騰隨進用陸賈新書故事 上每批以身雖在外心猶不忘輔導深用感歎之意丙午冬又拜大司憲時孫致屋魁謁聖科 上聞其爲先生孫遂於帳殿



引見教以汝必有家庭所聞復陳達又教以汝祖前  
歲一番入對後即爲歸去思想甚切而每以疾病爲  
辭近則病勢如何爾其諭予企望之意勸其入來也  
先生聞而感涕曰吾祖孫不知死所矣遂上疏辭兼  
將小學劄記繕寫投進蓋爲 世子將入學講是書  
故爲備勸講之資也 上優批丁未三月國家爲  
仁廟辨誣于彼中先生因辭疏陳所懷略曰臣聞頃  
有一人全昧 列聖朝拱北之心登諸疏章請伸  
聖祖之誣多齎厚幣卑辭乞哀於 聖祖之饜庭及  
其得請而歸則崇朝動色相賀不以爲恥臣未知

聖祖在天之靈其肯受而安之乎况聞此事出於  
皇朝之野乘小說則到今伸白尤涉苟且天道循環  
無往不復靜而俟之豈無其時臣記昔一宗戚之使  
燕也始得此事而歸其時亦有伸辨之論而終不行  
者蓋以時義不可也今則事已遂矣不必追說而第  
臣妄意以爲此後事不甚張大少存羞恥如領慶八  
路設行科舉等事并皆寢而不行使大義一脈不至  
於全晦焉時 世子將行嘉禮 上因宮官李挺樸  
所建白 命先生諺解大學衍義齋家篇以進先生  
起草正書未及封進七月時事又大變鏡黨充拓向



直齋集 卷之八  
日討復之論一切翻案竄逐相繼三臣 廟庭黜享  
首發之人亦被削黜先生本職前月因辭疏勉副而  
兼帶未遞遂陳疏自列以爲討復黜享二事名義所  
關懲討不可不嚴臣頃年袖劄敢有所及今廷臣獲  
罪而臣獨幸免揆以邦憲決無是理况黜享首發者  
繼臣而發則論其所犯臣實爲首且陳冊子不敢投  
進之意 批以朝家處分本不關於山林之士卿何  
過讓所修冊子尤不可辭焉仍 命史官使之取來  
故不得已付史官以進蓋乙巳三司急於目前討逆  
未及發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等黜享之啓至先生

榻前劄請然後其啓始發故疏中之言如此戊申  
三月圻湖逆變起自辛壬以來兇黨久懷無君之心  
與南人廢族締結同謀做出不道之言掛榜於京外  
通衢人心洶撓及是聚兵作亂先陷上黨殺兵使李  
鳳祥營將南延年將犯闕 上徵兵宿衛宮城把守  
津度先生時適重患傷寒未及勤王促令孫致庠先  
行則以病勢之重不忍離捨欲留觀一日先生怒責  
曰汝受 國厚恩主危如此何敢言若是致庠乃即  
入城在外諸臣無入來者矣居數日先生遂以草輜  
舁疾作行寓於西湖先生嘗於丁憂時爲求宅兆冒



雪忍飢登陟崗巒遂得疝症又喪執義公時過哀得  
眩症終身沉痾觸寒輒重是行久留旅次因寢處之  
失宜賓客之酬應諸症頓加人皆勸還而不應及至  
四月聞嶺南賊略平始陳病未久留之意而歸歸家  
後神氣大脫比前不啻落下十層九月疝病復危重  
上聞之特遣史官問疾續遣御醫持藥物不離者  
病又遣掖隸賜酪粥珍羞先生上疏陳謝孫致屋以  
賓客酬應之煩有妨靜攝別構草舍於庭際仍欲覆  
瓦先生以其稍涉侈大止之所居之室為歲既久棖  
桶傾頽先生不許其改築但使之撐危架漏而已至

於衣服飲食自奉甚儉平日所着不過布衣緼袍而  
一切輕煖之屬不近于身十一月聞 世子患候之  
重先生驚憂焦慮晝夜不解日俾于洛承聞消息奴  
或未歸則夜送他奴俾得連續承聞及承遺訃失聲  
號慟曰 國事奈何國事奈何時先生疝症雖平坐  
亦衝上常倚人偃仰故不得奔哭於初喪及發柩只  
於房中朔望望哭以此尤為悲恨前後皆陳疏請譴  
初 世子服制 王大妃服姪服 大王大妃服孫  
服因叅贊鄭公齊斗議姪服改為孫服孫服改為曾  
孫服先生聞甚駭之辨其變易稱屬紊亂昭穆之謬



直者集卷之八  
著服制私議一篇千載之下必有考從者矣庚戌六月承王大妃諱音病未詣闕外及縣庭只行朝晡朔望哭於私次初喪及發柩并陳慰疏兼引咎焉九月孫致堉爲大司諫極論君德闕失時政是非實經稟於先生而爲之皆上所厭聞大犯時諱人皆憂之而幸免大罪或有賀於先生者先生曰吾則使孫兒畢陳平日祖孫間私相酬酢之說而渠猶不盡言矣其疏當時覽者皆縮頸汗背而先生尚以爲不盡言者聽者不勝驚服其確於義理而不爲禍福所動有如是矣十月王大妃因山後上疏引咎兼

陳所懷曰臣曩承別諭以非時雷電之變至有求言之舉臣初欲俟神識稍爽以將死之言爲畢忠之計矣邇來屢日眩瞶轉甚雖欲悉貢淺見以裨聖化其勢末如之何但願聖上於窮格誠正之學煞用工夫而必以克己二字爲終始第一務凡念慮云爲之稍涉於智謀權數者必猛省而痛斷之使方寸之地光明灑落粹然一出於正大涵養省察内外交修簡辭令以重威儀存敬懼以戒宴安無自廣以狹人無矜己以傲物崇儉去奢節用愛民發號施令則戒委靡偷惰之習聽言用人則辨逆遜從違之際一



直學集卷一  
是不懈擴充將去則庶不歸以文之應而旻天疾威之怒或可底豫矣夫人君處九重之內一心運用之妙宜若人不得而窺者然以其著於符驗者觀之固已知十手十目之所指視而不可掩矣人不可欺况上天乎 殿下若於穆清之中惕然反省則平日事爲之出於義與利公與私者宜自知之知而能改則便是轉災爲祥之道可不勉哉辛亥因相臣洪致中陳白加資憲大夫拜知中樞府事移工曹判書疏辭遞五月 上以長陵蛇變遣禮官問遷陵當否先生獻議贊其決六月 上以旱災孔慘別諭問策先生

陳章請 上進講聖學輯要以爲體驗力行之地且論應天以實盡心民事之道又以未赴遷 陵再疏引咎冬時宰趙文命及一二臺臣假托蕩平稱爲盛德事至引栗谷玄石事以爲借重之說先生深致憂慨有辨誣一疏略曰臣廢疾四載尸居殫殫凡國論庭議漠若聳聳晷晚伏聞日昨臺疏盛稱今日蕩平之羨至引先正臣文成公李珥臣師先正臣文純公朴世采而謂其源有自其後大臣之疏亦引臣師爲言臣不勝驚惑之至臣精神消亡氣息漸蕭雖不能一條辨而以大綱言之亦知兩先正之道與今所謂



蕩平大段不同也 宣廟時士類皆乙巳斬伐之餘也遭遇 聖明庶幾平治而不幸有東西分黨之漸故先正憂之深慮之遠必欲調和而保合之然至其言議漸激是非漸形則其所佑護倚重常在於朴淳鄭澈而畢竟被應溉謹元之慘誣身幾不保今若以先正所撰經筵日記觀之可知矣如使先正及見己丑之逆則其不以汝立潑沽惟讓之徒使列於高官顯秩而謂之蕩平也明矣至於臣師本末臣實詳焉臣師之道即文成公之道也當甲乙之間臣師之調劑彼此果如文成公之於東西及至己巳先正臣文

正公宋時烈臨命遺書托以世道之責逮乎甲戌臣師受 先朝不世之遇出當大任尤嚴於討復務以名義勵世故當時大臣有庇護黯與希載之論而臣師劄論 筵奏必明大義而後已如李后定李萬元能自立於廢 毋之論則雖異色而必請收用如覆逆承旨敦府會議之諸宰所坐不至重大而特以不即奉承 聖母復位之 命筵請勘罪其嚴懲討植人紀之功可謂明如日星質聖無疑矣此豈與今日之混淪忠逆而謂之蕩平者可比并而論哉蓋此兩先正當論議歧異之初則至誠彌縫冀其復合至邪



正已判之後則一裁以義理扶陽抑陰至於世道變而逆亂作則義理之衷與時權衡忠國家者引之背君親者罪之能辨逆順者與之干犯名義者斥之使人心自正天理克明先正之道如斯而已 殿下試觀近歲之凶逆比已已又如何也自有稱兵挾匕之變人心日漸陷溺義理日漸晦盲國勢轉孤灾怪層生舟中敵國之憂轂下羌胡之患猶不可謂斷無是慮譬如潰癰之後惟恐惡肉之不祛新肌之不生而今乃包蓄凶孽之餘黨欲與尊 君父衛宗社之人併列同朝苟冀無事而曰此乃皇極之義先正之道

豈不亦大誤乎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苟不度義理之可否而行之雖誠心慕古盡力效之猶未免誤了况外爲藉重而內實濟私者哉夫執中豈非堯舜之極功然以胡廣之中庸而曰此堯舜之道也適足爲道之賊也繼述豈非武王之達孝然以章惇之紹述而曰此武王之道也只見其亂之滋也况兩先正之所論所行不啻天淵於今日云爲而乃反鉤引曲證傳會文致有若祖述傳授之統者然豈不爲誣前賢而疑後世也臣今於亂真之言苟不一辨則死無以歸見先師於地下故忍死力疾略此仰陳伏乞 聖



明詳賜究覽有以知兩先正之道必不如言者之言  
則斯道幸甚治䟽將上適有難安情勢未果呈徹浚  
以爲懊恨先生燕居渾厚恂恂樂易多恕無甚臧否  
雖黃而惟當世道污隆之際則旌別淑慝劈破是非  
所以示夫強艱之志者剛果嚴毅屹若砥柱中流後  
之君子其必有興喟於斯者矣壬子三月 上軫先  
生貧病特賜食物四月又有周急之恩並䟽辭不許  
閏五月拜議政府右參贊六月䟽辭優 批不許先  
生自是月十一日右手不仁語音艱澁至七月屢次  
危重孫致堯時宰富平聞輒歸侍先生悶其淹留或

命八城預圖前頭賑飢之資或命還任俾不至曠官  
且曰吾受 三朝厚恩至於 當宁尤蒙特達之遇  
而今病將死無所報効前頭報國之道汝其勉之仍  
言古辛亥凶荒時老峯閔相公徐判書必遠爲賑堂  
身溝毒癘而猶且以青巾裹頭逐日分給徐則死於  
其病老峯退熱於輶車上先輩爲國念民之誠如此  
汝宜效之二十五日家中婦女以問疾在座先生不  
令背北壁曰昔程子不使門人背佛而坐况 君父  
京闕在北尤不當背坐二十六日昧爽先生命鎖內  
間出入之門曰此後勿使婦人出來可也食時欲起



草遺疏索紙筆書曰臣受恩 三朝絲毫無報今將  
死矣伏願 聖明云云十七字其下又有所書而手  
戰墨淡不復可識仍謂傍人曰扶余正卧因以瞑目  
而呼吸如平人熟寐脉度不散肌膚不熱不寒侍側  
之人皆以爲就寢久而未寤呼而覺之終無應答初  
昏儻然而終而手中所握之筆猶不舍焉訃聞 上  
震悼特下備忘曰右叅贊夙抱道學蘊養山林爲世  
矜式頃年登對猶若昨日而遽聞此報傷悼曷喻喪  
需葬需各別題給擔持軍令本道量宜題給以表予  
意柩材亦令該司卽爲擇送且令禮卽致吊此葬又

遣禮郎致祭哀榮備矣九月葬于家後白雲山先  
塋負嶺之原門人知舊持服操文者七十餘人四方  
赴葬者數百人丁巳二月又與夫人合窆于南麓抱  
辛之原先生資稟敦厚德性堅定試言其平日氣像  
則所謂千萬人中知有自己者爲實體貼形似自在  
稚齡已有端序甫踰弱冠便銳然以聖人爲必可學  
聖道爲必可行其始雖不免以親命從事於舉業而  
一意進修旣不妨工又不奪志尤見其卓異有立中  
歲以後則一切斷置而惟專力於此事以真實之心  
下刻苦之工盖有人十已千不得不措之爲者其致



直齋集 卷一  
知之切則自小學四子以至六經與濂洛諸君子書  
類皆逐字索旨逐句求意無終理會不得之心少有  
疑晦則置小冊子劄記者來看去必至於融會貫通  
而後已其力行之篤則言必有物行必有倫惟恐其  
身之或墮於浮惰不實之境僥焉如不終日潛心對  
越曾不以寒暑疾病而變其操方之古人則如曾子  
之弘毅黃勉齋之志堅思苦者先生庶幾為不愧也  
夫既曉然於工夫節次義理名目辨別不差而又繼  
之以一一實踏不使其但為方冊空言而止最其所  
嘗喫緊而用力者尤在於敬之一字雖程蔡諸先生

之說各有所從八處而交致其功及其至也皆在其  
中外內相須動靜交養栽培深厚工力至到以之為  
安身立命之基蓋未有復更之少離造次之或違迨  
其季年德愈盛而行愈尊辛苦者脫然快活沈潛者  
灑然昭曠嚴厲者變為和平矜持者化為純熟望其  
容貌接其辭氣雖一見者可知其為積德凝道之大  
君子也居恒以為天下之樂無如理義悅心俯讀仰  
思如不知他事與人辨論和氣從容其於先輩除有  
初新可疑者外必務存謹畏未敢遽然立說非斥苟  
其說之可取則雖在後生亦必待以朋友相與極論



不難於屈已而從之凡其日用所取資者不間於人  
我觸處逢源固非與此道周旋也至其可見之行則  
衆羨具焉有不得以一善名而惟其誠孝出天生事  
葬祭無一未盡推及於親懿族黨每其死喪之際飲  
食哀經各稱其情達於爲政懇惻周詳禮連兩邑之  
治可比於晉城南康雖不可謂行其所學而亦足以  
驗夫稽古之力矣當 端懿王妃之喪自 上所行  
服制實與已亥邦禮有乖謬雖尤翁門徒斯文巨公  
率未免有撓辭而先生則無懼也一以正對卽此一  
事尤見其處心於利害禍福之外也逮夫際遇 當

予恩禮甚盛所獻七條袖劄與一綱五日疏其於尊  
攘之義獻替之誠沐浴之討扶闢之旨懃懃懇懇不  
顧忌諱竭盡無餘可擬於垂拱延和諸劄使其說得  
行則決須捄得一半世道破壞不至如今日之甚而  
惜乎其不能也嗚呼先生早歲體道其行誼之純篤  
見解之真至求之並世羣賢殆鮮倫擬爰初與尤翁  
相見之始遽有天相斯文吾道東矣之語至若玄翁  
則端的傳授尤非尋常師弟之可比每以斯道之責  
眷眷爲托夫以二先生爲近世道學之宗也而契許  
期望之重至於如是非有私好於先生也卽以其許



大本領可堪任重之寄也乃若先生所自爲則其學  
專用心於內故存養既固踐履且篤自少至老孜孜  
慥慥雖至疾病將絕之時而猶不容少懈亦可謂傳  
之無弊而不負尤玄二先生之知遇也迺見先生實  
天挺不偶而俾其擔荷繼開之責得與斯道之傳也  
此豈人力所及哉後有子雲堯夫朝暮入其門而覩  
其宗廟百官之美富則其心默契而徵斯言之匪誣  
也先生所著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及禮經太極圖  
劄記二十二卷類皆覃思研幾文理密察發明闡繹  
命辭無差使性理名義種種有下落聖心賢蘊呈露

無隱晦居可識其布帛菽粟之爲貴蓋又章句之章  
句集註之集註其有功於孔孟程朱者不可勝計而  
凡與知舊門人答問教誨亦無非與玉山之講滄洲  
之諭相爲表裏則行可占其與天壤俱弊也又有思  
齊錄三篇可考先生養心檢身安貧樂道之平生準  
的矣又有禮記類輯四冊並文集四十餘卷藏于家  
內子貞夫人陰城朴氏故忠臣判承樞淳之後孝子  
贈叅判浩遠之女也孝謹慈祥端一清苦德足以  
配先生生後先生二歲卒後三歲葬祔先生子恭魯  
贈叅判師魯早卒女適叅奉李普溟孫致屋監司



外孫李恒祚曾孫鍾正進士鍾直女適尹心緯餘幼  
先生易簣已踰十年矣而神道之文尚未有成事變  
難測憂懼無窮伏惟執事於我先生雅濶景服而復  
其邃學高文足以善言大君子德行故茲敢略叙平  
日居家立朝心事言行之一二以備參訪於撰次之  
際伏乞加意立言悉力揄揚以幸斯文大事千萬至  
禱甲子五月 日門人平山申曝謹狀

直菴集卷之十八



